

一顆殞落的星

☆上官慧劍☆

「慈航法師死了！慈航法師死了！」
 「誰說？誰說？……」
 「昨天，臺北方面的電報……」
 「昨天？什麼病，那麼突兀？」
 「唔，誰也弄不清是什麼病？太突兀了，所以……」
 「所以……死了！」我揉了揉剛被意外的情況刺痛的眼皮，楞楞地瞅着這位陌生的朋友。
 「唔，死了，準沒錯，但……」這位朋友說，「我倒希望它是一樁大錯……」
 「唉——」我深沉地抽了一口涼氣，倒在一張沙發上。「死了，死了，像一顆光芒灼亮的星，在人間，匆匆地照亮了黑夜，又在黑夜的人海中，殞落了……」我想。
 「這也是人生？這也是人生？」

應該活着的人，偏偏活得那麼短暫；應該早點死的傢伙，偏偏留得那樣久長。唉，好像這人世就應該讓魔鬼來統治似的。好像，喂——真的麼，朋友？慈航法師果真死了麼？是一位多麼不該死的僧寶呢，唉！我茫然地向空虛喟嘆。
 「還騙您麼，先生！我倒以為您是個釋迦的子弟呢，如果這麼說，您倒成了個平凡的年青人了。喂，這正是一樁突然而來的平凡的凶耗啊。人，就這麼赤裸裸地來了，又光灼灼地走了，這是我們活着時，不留心的問題……」
 「這又扯到哲學上去了。如果不是在這裡，我會以為這是一件「塔斯社」的消息，而今，出自一位忠實的朋友口裏，那倒是一件實在的事了。」我想。
 ……
 我的心靈，在空虛裡，讓一種

難忍的荒涼和潛在的哀愁凝結了。在我底理智中，有一種敏捷的分析，我感覺世界上，死的全是些世界所需要的人，但他們却早早的拋棄了人間，惶促地走了。

孫中山先生，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時候死了；太虛大師在佛教漸有生機的時候殞落；戴雨農（戴笠將軍），在祖國多難中，為飛機失事，凋謝在紫金山下；法航上人，不得天年，在錫蘭一所大學裡，留下他虛幻的浮名；在臺灣，大醒法師——這佛教的獅子讓病魔折斷了最後一口氣；今天，慈航法師又像一粒光亮的寶石，一顆閃耀的星，在東方的海天上，散失了它底光芒！

史達林，為什麼讓他多活三十五年壽命；毛澤東，為什麼不在二萬五千里逃竄中喪生？那些歷代叛國賣國叛世虐民的漢奸流寇，為什麼讓他們聞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候，再結束了他們的命運？咳！這是個多麼不平的複雜的因果關係！

我思維着，但我想我這單純的思想，是解決不了這些超現實的問題了。我只是面對空虛，讓眼前的空白中出現些數不清的「？」符號。在這張寂寞的沙發上，我伴着一慈航法師的死訊「埋入不可測知的深度僵持中。」

我底週遭，是一個短暫的時間，加上玲瓏的空閒所堆砌的世界，沒有人驚動我，我忘記了一切。……

××× ×××
 「先生，找誰啊？……」
 在我的朋友家中，這位陌生的朋友來一句驚人的質詢，把我從坐位

上推動了。

我猝然意識到，我完全脫離了自己的世界了。「哦！」我霍地從沙發上跳起來，我說：「朱斐，朱斐先生在家麼，請問您，他在家不……」

「朱先生，到臺北去了，為菩提樹發刊的事，我們昨天忙一夜，今一早，他就搭北上快車到沙止彌勒內院去了！」唉！這位老人的死，實在是一種天大的損失！」

這位陌生的朋友，在我的分析中，可能的就是菩提精舍的新任助理編輯康××先生了，但我沒有透露一絲自己的消息，我讓這位朋友在輕微的太息中帶着多疑的微笑研究我；我則充滿了失望的惆悵陷入了剎那間的人生回憶。

「他不在」，我無意識的說，「那麼我也該走了，我有一點別的事要做，我要走——」

「不坐坐麼？」他反問。
 「不了，」我說，「我有一點事……」

天知道，我有什麼天大的事呢，我來的目的是訪問一位高貴的朋友，但朋友不在，却給我這麼一個嚴重的刺激，我憑什麼留在這裡呢？……我騙了這位陌生的朋友。
 「喔，菩提樹十八期出版了！」

在不經意中，我發現到了，何況，這上面還有我的作品，我下意識的聯想到，我需要接觸它一下。
 於是，我轉口說：

「哦，坐一會兒，也好，我還得留一封信給我的朋友。」然後，我隨便轉身從這間小巧純淨的書房裡的書廚中，抽了一本菩提樹，轉

過身來，又倒在沙發上翻着它，唉，果真了，第一頁，就是慈航法師，離開人間的號外，我無心看它，也確實的離開了我們，上升兜率天了。我一頁一頁地翻下去，全沒看一個字，後來翻到我自己作品「莫芒」在這裏出現了，我微微看幾個字就把它合上了，我以為「莫芒」和我一樣的愚蠢，我把它原封塞入書廚。

這位陌生人，在漫無目的地圍着兜圍兒，這時，我覺得我太矜持了，我說：「您也坐？」我起來欠欠身子又坐了下去。

「我得留一封信，留給這裡的主人。」我又說。

「留一封信？寫吧。」

這位朋友還沒坐下又走過去為我拿了信紙。於是，我思索着，便把信紙鋪在面前的圓桌上，我無計劃的寫下去——

好友：

在一個純淨的佛化家庭，訪一位菩提精舍的主人，是一棒多麼超塵的治遊；我帶着滿心想像着我們會面，握手，甚至於擁抱的神情，我的情緒又如何的狂妄。

當我踏上你家的小樓第一級階梯時，我的心就在跳了，就如邁入了佛國一樣，碎，碎，碎……但是，我是如何地強制自己啊。

這時，我發現樓下有一個孩子，我停住了脚步，我說：「喂，孩子，樓上朱先生在麼？」

「在！」

他答：「朱伯伯！有客來呢！」

那孩子向着樓梯大聲叫：「你猜呀，好友，有一身材長的女主人！我判斷——下樓了，她沒有說什麼，便把我帶上了菩提精舍。啊，多麼

美，靜，是一個多麼名符其實的小的文化氣息濃厚的菩提精舍啊。我想，你也該出現了。我的心一陣陣跳動，等着我的好友接持；哦，有一位先生從我的右首書櫥邊走過來，喂：不是你，而是一位我所陌生的朋友。女主人到後面去了，我平靜了一下情緒，其實是冷卻了瞬間的情緒，我說：「我要找一位朋友，……誰知，他瞪着我，停了半晌，冷冷地說：『死了，死了，慈航法師死了！慈航法師死了！』」

「好友，你猜呀，這一下就如晴天裡來一個悶雷，把我轟倒了，倒在你的沙發上，直到我提筆留書時，對這位朋友，我們還互相瞞味着自己的姓名。」

好友，現在該歸結到我們的主題上了，雖然，你不在家，我想，有這封信，也會溝通我們之間的靈魂的！

喂，慈航法師，如果真的死了——到現在，我還帶着幾分迷惘——你說，這豈不是時代的悲哀？你說，今天自由中國的佛教，有幾個慈航？有幾個慈航？

唉，好友，我提起了這位老人，我的話又來了。慈航法師之於我，如果以世俗人眼關係，那幾乎是平淡得近於庸俗了。他的生活，我可以不關心，他的死亡，我可以不哀愁，因為，他與我完全素昧平生；何況，他有關心他生活的信徒，有人為他供獻自己的信仰，死後，有人為他寫傳，在一個遠隔天涯，率不上半點關係的我，為一代唯識學者，曾經過海外傳道者，又和向，曾經跑過海外的傳道者，又能留下何種紀念呢。

啊，友人，正因為我是個平庸的人呀，雖然，我本無緣，之於他，只是精神上的交會——其實，他決不會留心到我這個小兵的——在我，却是這樣說了。我在每個角落都發現了他，正如發現了每一個時代，都有它的象徵一樣。因為，今天從自由中國的新佛教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自由中國的新佛教；你想，這是一個何等重要的關鍵。

但是，他死了，人們或者都可以自我安慰地說：「他上升兜率內院了。」好友，我們能在何處尋他呢？

新生中的佛教，喪失了一個慈航，正如銀河的世界，喪失了一顆慧星，他走了，同時帶走了他底無法估計的加於世人的力與光！

……啊，再也寫不下去了。天也晚了。我覺得心房空落落的，我底心失去了一種光了，我得離開這裡，讓我一個人在一間小房子裡幻想——讓我編織一個兜率世界，讓我進入慈航法師的禪定。……

你的友人慧二五二七五九。
寫在菩提精舍

「哦，好的！」

這位安靜的朋友微笑着說完，把我送到樓口，「呀，走了麼，吃一點點，點心——」女主人從後面出來了，手裡捧着一大盤熱烘烘的麥片，充滿着熱忱向我說。

「喔，嫂嫂？」我大膽地確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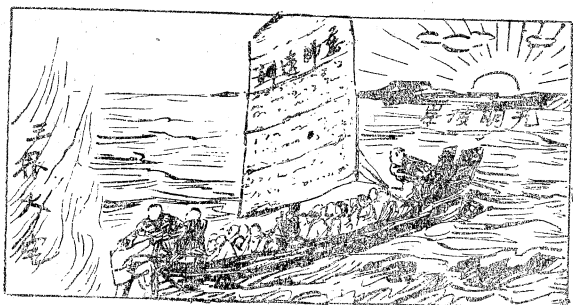
了稱呼之後說：「謝謝您，天晚了，我得趕回去。……」

女主人沒有移動，但有一絲蟬翼般的歉疚浮上了她底面容，而我則帶着一腔說不出的梗塞。「謝謝您！」我硬塞地說。於是，我踏上樓梯，匆匆地離開了菩提精舍。

天上有滿天星，慈航老人底面容在我底靈魂觀照中出現了，像一顆灼亮的星在我的眼簾中出現。哦！我突然被一種幻相驚覺了。西方，有一顆淡紫色的星，在銀河系中，像一粒紫色的大寶石，從天體上划過去，划過去，跌下去了！……

「哦……」

我失聲地驚叫起來，我模糊地體驗到滿天星斗在我底眼簾中模糊起來。……



作鵬少王 航慈海苦